

风雨情缘

早早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早早 著

风雨情缘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苏兆敏 李立朴
封面设计 王才禹
版式设计 闵 英

风雨情缘

早早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875 印张 398 千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221-04022-2/I·809 定价: 21.90 元

目 录

一	入京寻仇·····	(1)
二	乔装进府·····	(30)
三	一路风波·····	(46)
四	青城奇遇·····	(66)
五	蜀道难·····	(100)
六	火烧太白洞·····	(129)
七	情深缘浅·····	(151)
八	峨眉天下秀·····	(170)
九	神女山庄·····	(197)
十	江南好·····	(216)
十一	群雄初会雪山堡·····	(246)
十二	雪光剑影·····	(268)
十三	断肠人在天涯·····	(293)
十四	依旧花雨又归来·····	(317)
十五	巧破星云阵·····	(344)
十六	此情空余恨·····	(378)
十七	故园寻梦·····	(413)
十八	智取华山·····	(453)
	尾声·····	(499)
	我的武侠情结——后记·····	(503)

一、人京寻仇

恰是秋季，天高气爽。

小镇上人群熙熙攘攘。忽然间，镇子那边来了两骑，一黑一白，黑的似缎，白的如雪，一看就知道是千里挑一的名驹。这马本已是吸引人的了，更何况马上还有两个与众不同的人。只见马上两个青年女子，一色淡白的纱裙，鬓边一朵素色的小花，眉如青山，目含秋水，水中浮着一层淡淡的烟愁。

在这偏僻的山区小镇，突然出现了这样两位俏佳人，怎不让人多看上几眼？一时间，集上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她们。其中一位微微皱了皱眉，另一位却被这份好奇打动了，眼中流露出惊讶的光彩，打量着人们。稍长的突然一夹马蹬，那黑马一声长嘶，蹶起四蹄，路人慌忙让出路来，只见那黑影一纵，向前驰去。稍小的连忙也轻叱一声，催动白马赶了上去。很快，两骑都远了，镇上的人又议论了一番方才渐渐散去。

过了几天，两骑出现在东京汴河边。

一路风尘，两人俏丽的容颜上都显出了憔悴。叶洵凑上前去道：“姐姐，你说孟伯伯会替我们出头么？”叶款沉吟半晌，“人情世故，难测呀！”“我想孟伯伯不会袖手旁观的，我们两家可是世家，而且，”叶洵露出一丝笑容，“姐姐和孟家哥哥还是从小订了亲的，孟伯伯怎么会不帮他未来的儿媳妇呢？”叶款听到此，脸上不觉添了几分不快，打断道：“订亲的事不要再提了，谁知道孟公

子长得什么样，去嫁给一个我见都没有见过的人，真荒唐！”叶洵奇怪地望了望姐姐，寻思她怎么会这么生气，于是不敢再多说了。

叶款垂眼瞟到腕上的那串红豆，不觉心底掠过一丝柔情，“唉，他可还常去小青山采药？”一时间恍若又看到了他：瘦削的脸庞，明亮的双目炯炯有神，那若有若无的笑意……正发呆，突然回转过来，轻轻哀叹道：“天涯海角，相思何及？”“你说什么？”叶洵狐疑地问道，叶款一惊，忙掩饰道：“噢，没有什么，只是正在念口诀。”“好用功呀！”叶洵打趣道，叶款勉强笑了笑，强迫自己不再去想了。

叶款默然地望着前方，没有再说什么。“姐，东京城到了！”叶洵开心地叫起来。“东京！”叶款猛地抬起头，“十二年了，我又回来了。”那一切如何能忘记？纵然已经十二年了！风声，雨声，哭声，叫声，官兵的斥骂声……那一夜，叶家合府上下被赶出了东京城。

十二年的忍辱负重，十二年的刻苦修行，都是为了这一天——重返东京城！“韩笑刀，你等着！”叶款的目中喷出了怒火，“我一定要杀了你这个老贼，为九泉下的爹娘报仇。”想到这儿，不由心头一阵畅快，举起马鞭，一鞭下去，马儿快奔入城。

进得城来，真是好热闹，不是南蛮之地的荒凉可以比的。虽以叶款的冷漠也不觉有了些兴趣。叶洵向来好玩，巴不得多逛一会才好，东瞧西看。要不是叶款催着去找孟世龙家，叶洵恐怕就要泡在闹市里了。

叶款并不知道孟世龙家在哪里，所以她只有问。找到一家小酒店，两姐妹要了饭菜，马马虎虎地吃完后，叶款叫过了店小二，“小二哥，相烦打听一下，十几年前这里可曾住过一家姓孟的？”店小二把毛巾往肩上一搭，“大小姐哟，您是不知道，这儿可是当今孟相爷的旧址，后来赐了官邸，就把这片地给卖了……”

叶款不由一愣，“相爷？孟伯伯已升到极品了？”叶洵忙问：“你说的可是孟世龙？”“可不是，就是孟世龙孟相爷。”店小二收了饭钱自去了。叶款不由得感慨万端，“想当初，爹与孟伯伯一榜题名，同朝为官，可是如今，爹爹被贬客死他乡，孟伯伯却已是当朝相爷，可怜的爹爹。”叶洵倒没有想那么多，情绪很高。

在路人的指点下，两人没费什么劲就找到孟府。只见红漆大门，两个铜环，门前两座石狮，高高的大红灯笼上显赫地写着“孟府”二字。姐妹二人下了马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，不由得有些犹豫。叶款想起自家居住过的茅屋，说是天壤之别也不为过，她叹了口气，缓缓走上前去。

叶款刚上前几步，就被家兵拦住，喝道：“哪里来的小丫头，敢闯相府？”叶款忍气道：“这位大哥，麻烦往里通报一声，就说叶荣光的女儿求见。”那家兵把眼一瞪，嘴一咧，“什么叶荣光，叶荣亮的，就你们这个寒酸样还想见相爷，哈，长得倒不错，就见咱哥们还差不多……”说罢大笑起来。

叶款气往上冲，还忍得住，叶洵这边早一个箭步走上近前，怒道：“你们又算什么，在这里狗仗人势。”“哟嘿，小妞嘴还挺硬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叶洵身形一转，那家兵只见眼前白影一晃。但听得“啪啪”两声脆响，半晌那家兵方才醒过神来，敢情是挨了两嘴巴了。偏偏其余的不识好歹，见乱就上，叶洵身法轻灵，滴溜溜地在那些家丁中穿插，那几位还没见她出手就已经倒了下去。

叶款正想叫住妹妹，忽听一声“住手”，只见红漆大门内走出一个老者，青色衣衫，须发皆白，步伐稳健。叶洵停住手，警惕地盯着他。“二位从哪里来，不知孟府何以得罪了小姐？”叶洵抢上一步，正待答话，叶款怕她鲁莽，忙拉住她，自己走上前，盈盈一礼，道：“我们只是想见一见相爷，谁料这几位大哥一味阻拦，故尔误会。不知您老如何称呼？”

那老人点点头，“原来如此，两位小姐请多担待，都怪我管教不严。我是这里的管家，也姓孟。”叶款见他和和气气，便叫妹妹拿出父亲临终前写的书信交给孟管家，“请转交孟相爷。”管家接过，说声“稍候”，又责备地扫了家丁一眼，方才往里面通报去了。

不多会儿，管家从门里走出，拱拱手道：“相爷请两位小姐先前往云阁歇息。”随即叫过仆从饮马去，自己带着两人绕过门厅，沿香径，穿竹林，过小桥，直看得姊妹俩眼花缭乱。十二年久居南荒，几曾见过这等富丽堂皇。水榭亭台，飞檐斗拱。二人一路观赏，心中赞叹，不知不觉中迈过一道门廊，立时眼前豁然一亮。

一个很大的湖，汨汨的水泡从清澈透明的湖底冒上来，像一粒粒晶莹剔透的珍珠，窜到湖面就又消失了。一阵阵的水气从湖面泛起，飘飘缈缈，宛如仙境。两人不禁看呆了。

“这就是珍珠泉。”管家介绍道。“泉？”“是的，是泉，泉聚成的湖。”管家又扬手一指，“那就是云阁。”姊妹俩顺着手指方向看去，只见一楼，白墙黑瓦，矗立云中，仿佛风雨之舟。“好一座云阁！”管家又指了指对岸，“那条石舫是表小姐的居所。表小姐姓苏，名琴，性子最是文静不过，和少爷从小青梅竹马，十分投合。”

“噢，”叶款点点头，却没有注意到管家说话时眼中飘忽不定的神情。旁边的叶洵乍听此话不觉一愣，看看姐姐却是无动于衷，她皱皱眉寻思道：“莫非这话中有话？”一时也不及细想。

两人随管家进了云阁，就见摆设文雅，不禁十分喜欢。管家招呼过两个小丫头，小湖和小云，吩咐道：“你们好好伺候小姐梳洗更衣。”又转身对姊妹二人说：“你们一路劳苦，先稍事休息，待晚上再请二位小姐和老爷夫人相见。”两人道了谢，管家方才离去。

管家来到厅堂上，孟相爷和夫人正坐着谈论些什么，见管家来了，忙问：“安排她们住下了么？”“老爷放心，我已经把她们安顿在云阁，由小云她们伺候着。”“很好，不可怠慢了，她们远道

而来，又是故人之女，何况……”孟世龙顿了顿，转向夫人，“款儿还是咱们未过门的儿媳妇。”

夫人面现为难之色，站起身，沉吟了一会方才说：“世龙呀，十二年了，也不知款儿性子如何，还有，琴儿一向喜欢秋儿，更不知秋儿是怎么想的，这……”孟世龙不悦地摆摆手，“夫人不必再说，这悔婚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，我不能让天下的人耻笑孟世龙不仁不义。”“世龙，……”夫人还欲再说，看看相爷，又把话收了回去。

“孟海，去看看晚饭准备好了没有。”孟管家躬躬身，退了下去。刚下去不一会，忽见他又匆匆忙忙地跑回来，“老爷夫人大喜，少爷回来了！”“秋儿回来了，快迎他进来。”相爷和夫人一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爹，娘，我回来了！”话音未落，只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大踏步地走进来，孟夫人迎上前抱住儿子的肩，欢喜得眼泪直流。“秋儿，三年了，你怎么才回来。嗯，又长高了，长壮了。”孟秋扶着母亲，“娘，可想死孩儿了。”“又来哄我，你就知道练功，心里哪还会有娘。”虽是怨责，却是满脸慈祥的微笑。“秋儿，还不快去见过爹。”

孟秋紧上几步，双膝跪倒，“爹爹，孩儿给您请安了。”“起来吧。”孟世龙含笑拉起儿子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。孟秋老老实实在地坐到一旁，却拿眼角偷偷地瞅着孟夫人，看到母亲正微笑着注视他们父子二人。

“秋儿，诸位师父都还好吧？”孟秋点点头，“师父很好，他老人家身子骨硬朗着呢！他还让我问您好。”“嗯，”相爷若有所思地点着头，“秋儿，你这次回来在家里待多久？”孟秋尚未答话，孟夫人已经走上前来，抚着儿子的肩，柔声道：“儿啊，这次回来了一定要在家多待些时间，其实就算你不回来，我们也正要派人去

接你。”

孟秋愣了愣，“家里有什么急事么？”孟夫人抬眼看了看相爷，相爷沉思了一会，缓缓道：“不是急事，而是喜事。”“喜事？”孟秋更加大惑不解了，呆了一呆，“孩儿不明，还请爹爹示下。”相爷目光转向夫人，“你来告诉秋儿吧。”“秋儿，我们从小就给你订了一门亲事，那女孩是你父亲旧日同僚的女儿，只因他们十二年前被流放到南方，一直没有消息，故尔我们也就没有和你提过。今日她们姐妹俩寻来了，依你爹爹的意思，就想把你们的婚事尽快给办了。”

孟秋这下是真的怔住了，他没有想到一回家就碰上这件事。他脱口而出，“我不想！”“什么？”相爷一惊，随即问道：“你嫌她家世不好？还是嫌她容貌不佳？你连人家面都没有见过，怎么就说不想？”“爹，孩儿并非嫌弃，我不管她家世如何，更不知她相貌如何。正是因为我和她面都没有见过，我才不要娶她！”

“这是什么歪理。”相爷不禁勃然大怒，孟秋执拗地把头转向一边，只不吭声。孟夫人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：“唉，你们爷俩一样的倔脾气。一言不合就闹成这样。”她走近相爷，柔声劝道：“世龙，这又何必动怒呢？身体要紧。你让秋儿自己再好好想一想，毕竟这对于他是突然了一些，别太逼他了。”相爷长叹一声，也不看孟秋一眼，半晌方道：“下去休息吧。”孟秋看了母亲一眼，孟夫人示意他下去，他才低着头，没精打飞地回到池轩。

再说叶款、叶洵梳洗一番，叶款换了一身湖蓝色纱衣，叶洵挑了一件桃红的衣裙。叶款披散长发，斜倚在窗前，美眸凝滞，眼前已不再是湖，而是山，是有他住的山，是他的笑，他的眼里含着的笑，透过青山，透过碧水投到她的心里。叶款的嘴角漾起一丝微笑，忽而这一切都消失了，湖、石舫才是真的。她怅然地扭过头，眼里闪着晶莹的光。

“梳洗罢，独倚望石舫，姐姐是不是担心苏小姐会抢走我的姐夫呀？”叶洵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调皮地打趣道。“姐姐你不要担心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！”看着叶洵一脸纯真的笑容，叶款嗔怪道：“什么话，不正经，小孩子不懂的事就不要乱说。”“我才不是小孩子呢！”叶洵不服气。

“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，肠断白萍洲。”叶款失神地低吟着。“吓，姐姐，你哪里有那么多的愁，搞得人心烦烦的。”叶洵撅着嘴，不高兴地说。叶款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，“好啦，我是‘少年不知愁滋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’行了吧？”她笑盈盈地拉过妹妹，轻点了一下她的额头。

“姐姐，今天就和孟伯伯提提那事吧，请孟伯伯给咱们帮帮忙，怎么样？”“这，……”叶款默默地想一会，“不急，这事要谨慎，绝不能操之过急。人心隔肚皮，万事难测呀，慢慢探探风声再说。”叶款站起来，冷言道：“韩笑刀凭空诬陷，害得我们叶家背井离乡，十二年我们都等过来了，又何必在乎这一天两天？”叶洵点点头，“姐姐，我听你的，我不会乱说的。”

已是晚饭时间，孟世龙派人来请叶家姊妹相见。两人跟着仆人到正厅，只见灯火通明，正当中坐着一位中年男子，国字脸，两眼有神，神态威仪，果然是相爷的风度。旁边一位美妇人，端庄秀丽。夫人身后立着一位少女，秀发垂肩，明眸皓齿，神态十分温柔。

孟相爷叫过二人，不觉眼前一亮，就见姊妹二人淡装素抹，娇羞若带露梨花，明丽似出水芙蓉，真个是婷婷玉立，姿容绝世。孟夫人只道她们生长在南荒，容貌气质自应逊于中原女子，没料想竟美艳如斯，不觉甚是惊讶。孟夫人叫过身后的少女，“琴儿，如今你又多了两个姊妹了，只是不知你们三人谁长谁幼。”依着夫人，三人各自报过年庚，叶款长苏琴一岁，叶洵小苏琴一岁，苏琴却

是十七。

苏琴言语不多，只是幽幽地看着叶款，虽以叶款的冰雪聪明，也不能猜透她的心意。倒是叶洵若有所动，记在心里。略叙了一会儿，提及父母，叶氏姐妹不由哽咽，相爷也自感慨万分。

随后开宴，孟世龙因见叶款淑雅，心里欢喜，希望儿子回心转意，于是叫人去请公子。稍后仆人回报，公子说因刚还家，路途劳累，暂不能来。孟世龙脸上有些变色，却忍住没有发作，苏琴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叶款却已捕捉到，终于也感觉到了一种微妙的气氛。

晚宴散罢，孟世龙直奔池轩，夫人也连忙跟在后面。一进池轩，只见孟秋正在灯下读书，猛见爹娘到来，慌忙起身离座。相爷发话道：“我来问你，刚才叫你去吃饭，为何执意不去？”孟秋连忙解释：“孩儿实在是旅途劳累，想早些歇息。”相爷沉声问道：“那你为何现在还不睡？”孟秋一时语塞。

孟夫人见此情形，慌忙上来圆场，“秋儿，你不要再倔了，叶姑娘是个好女孩，等你见了她，你就会喜欢她了。”孟秋依然一言不发，孟夫人没有法子，只得说着劝着把相爷拉走，临走时无可奈何地苦笑了笑。

孟秋再也念不下书，重重地往床上一倒，一肚子的怨气没有地方发泄，只好迁怒于叶家姐妹，“好端端的一个家，给她们闹得一塌糊涂，谁知道她们是人是鬼，偏要我见她，不见！”他翻个身，又一想，“不对，要是爹爹怪罪怎么办？也罢，惹不起，难道我还躲不起了？嗯，来个早出晚归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看她们能怎么样……”想着想着，也真是累了，竟就睡去了。

叶款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一会儿想到相爷那隐忍的怒容，一会儿又想到苏琴脸上微微的一笑。为什么孟公子回来以后连见都不愿见她们？难道孟公子和苏琴互相倾慕？叶款想到这里，

心头反倒一阵畅快。转念一想，如果把定亲之物转给苏琴，不就万事大吉了么？但也许没有这么容易？

叶款想想不觉心烦，一时更加清醒，索性披上外衣下得床来，手扶窗栏，凭栏眺望，但见月明如水，“小青山的月儿比这更明更亮。”叶款在心里说。“姐姐，想什么呢？”叶洵也下了床。“小洵，你怎么也没有睡？”“这有什么，我在想心事嘛。”叶款不禁笑起来，“我的小妹什么时候也有心事了？”“从进这园子开始。”“是么，那倒要说给姐姐听一听。”

叶洵略带迟疑，半晌才探询道：“姐姐，你看你和孟公子的婚事能成么？”叶款轻舒一口气，掠了掠额前落下的发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原来是这件事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们又何必操心呢？”顿了顿又补充道：“更何况我也并不想去谋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情。”

“姐，你就这样不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么？难道你没有发现，没听到孟公子和苏琴的关系有什么不寻常么？”叶洵嘟着嘴不满意地说。叶款见妹妹委屈的样子，安慰道：“小洵，你放心好了，孟伯伯自然会为我们作主的。”叶洵显然还是不满姐姐不经意的态度，又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得重新躺回床上。

叶洵终是小孩天性，不多时已是忘了刚才的不愉快，忽地挺身从床上坐起，“姐姐，我们明天一早逛街去，街上好热闹。”“好，好。”叶款含笑应允着，叶洵才安心地沉沉睡去。

一早，叶家姐妹上前厅吃饭，拜见过相爷和夫人，说起想出去游玩。相爷素性通达，不讲究礼法，当即就同意了。还要派几个仆人跟随，叶款谢过，回说姐妹二人独去便可，相爷也自由她们去。

出了大门，叶洵把嘴一撇，不高兴地说：“那孟公子像个缩头乌龟似的，面也不露。”叶款看了妹妹一眼，只道：“也许是个懒

虫呢!”叶洵不由“哧”地一声笑起来。

街上果然十分热闹，叶洵无暇多想，在人群里穿来穿去，看这看那，只喜得眉飞色舞，不知不觉中把叶款甩下了一段距离。叶洵停下来等姐姐，东张西望，忽见拐角处立着一个粗壮的汉子，手中持着一把弯月形小腰刀，精巧得出奇，一下子吸引住了叶洵。

习武之人最爱宝刀，叶洵当然也不例外。当下走上前去叫道：“大哥，这刀可是要卖？”“这个当然。”汉子粗声大气地回道。叶洵拿过来细细把玩，只见刀鞘上还镶着珠宝。叶洵越看越爱，抽出刀，一声龙吟，宝刀出匣，在阳光下青光直闪，叶洵不禁脱口而出，“好刀！”

“你要的什么价？”“什么价也不关你的事。”那人冷哼一声，“这刀已经出手了。那位公子回去拿钱，即刻便来。”叶洵好生失望，忽然眼睛一转，笑道：“也许那位公子不会回来了呢？他不过是要耍一耍你罢了，你还不如卖给我吧！”壮汉正要答话，忽听一人朗声道：“谁说我不会来，我这不是来了。”

叶洵猛然回过头，只见眼前走来翩翩一少年，剑眉斜挑，双目炯炯，一袭白衣，竟是风流至极。叶洵从小生长在南方，乍见此入，不由多看几眼，暗自赞叹。那少年见她，也是一惊，上下打量了她几眼，方才微笑道：“这位小姐怎么凭空说我呢？”“这……”叶洵先是有些不好意思，再想又不服这口气。于是一扬眉，道：“老天爷给我一张嘴，并没有告诉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呀！”

白衣少年被她一冲，打了个愣神，这时，叶洵转身就要走。不料那白衣少年却开口叫道：“姑娘，等等。”叶洵回过头调皮地笑道：“怎么，要走还不允许么？”“哪里，海阔天空还不是任姑娘行走？只是我想问姑娘一声，是否真的喜欢这把刀？”“我不喜欢看它作甚？”

面对叶洵尖锐的口锋，白衣少年只是宽厚地笑笑，“姑娘若喜

欢，在下愿让于姑娘。”“是么？”叶洵的眼睛分明在笑，可是她却一转身，正儿八经地说道：“公子谦让了，只是我一身穷酸，哪里有余钱来买这些玩意，还是公子自己留下吧。”说罢，扭头就跑，心里着实是舍不得那把刀。

回到路口，仍不见叶款，只好等着。正在焦急，忽听一人叫她：“姑娘！”叶洵定睛一看，却是刚才那位白衣少年。叶洵再见他，不知为什么觉得心里一阵高兴，不由自主地迎上去。“姑娘，我找了你有好一会了。”“找我？”叶洵瞪大了眼睛。白衣少年把手中的腰刀递给叶洵，“既然姑娘喜欢，难得英雄所见略同，我愿赠于姑娘。”

叶洵一听，却忽然发作起来，“你什么意思，我没有钱买东西，就要你来施舍给我？你是摆阔，还是卖好？”白衣少年也有些恼火了，不想叶洵竟是如此不通情理。“我的好意你不领也就罢了，何必言语伤人？”叶洵听他责备，忽觉心里一酸，继而怒从心起，气得粉脸通红，再不搭言，玉掌一挥，就欲打落他手中的刀。

香风起处，只道小刀应声击落，谁料，她快，他更快，身形一转，已闪开了去。叶洵轻“咦”一声，手下却不怠慢，一掌接一掌，连绵如万顷海浪。那白衣少年也不含糊，几十招下来竟是不分胜负。叶洵苦斗中不禁羞怒交加，递招也愈加快狠起来。

这两人一打，惊动了周围的人，不知不觉站了一圈围观的，打到酣处，居然有人大声叫好。正打处，圈外掠入一人，身形如燕，赢得一片喝彩。那人抬手架住叶洵，白衣少年本就无意打斗，见此情形连忙收招，再看，场内已多了一位丽人，衣着虽然朴素，却难掩天生丽质。

叶洵扑上前去，委屈地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，这人不是好人！”白衣少年始知二人是姐妹，不觉细细比较一番，心中暗赞：“好一对姐妹花。”姐姐一张瓜子脸，十分清秀，只是显得有些冷漠；妹妹

鹅蛋脸，大眼睛，显得活泼外露。叶款问清原委，走上前去婉言道：“此事都怪小妹，还望公子见谅，再者，公子美意也多谢了。”白衣少年忙躬身道：“是我行事鲁莽，唐突了小姐。”

围观的人见没有了热闹也就散去了。叶款和白衣少年相互客气了一番，叶款虽是才出江湖，却也知冤家易解不易结。于是邀请白衣少年同去酒楼，以聊表歉意。叶洵早生了悔意，只是碍于面子说不出口罢了，白衣少年似也无意推辞，三人一起走进了杏花楼。

杏花楼虽然不大，却是个干净所在。三人找了张靠窗的桌子坐下，叶款要了两壶酒，几碟菜。年轻人在一起，少些拘束，虽然刚打过一架，但俗语说得好，“不打不相识”，三人居然聊得很好。

叶款抿了口酒，道：“公子好身手，不知是青城哪位师父的门下？”白衣少年微微一笑，“姑娘好眼力，我师父是青城派现今掌门人的四师弟霍万通。只是我学艺不精，有辱师门。”又望望叶洵，“倒是姑娘年纪轻轻，峨眉武功已有了相当火候。”叶洵不禁羞红了脸，叶款笑道：“刚才若非公子相让，我妹子怕早就要落下风了。”

“尊师是峨眉的哪一位师太？”“其实家师和尊师是很好的朋友，不仅常常以武会友，还经常以琴、以画、以诗文会友呢！”白衣少年沉吟片刻，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二位是清慧师太的高徒，真是失敬。”“哪里话来，别客气，公子请饮酒。”叶款把酒斟满，三人开怀畅饮。

酒过半巡，叶款探问道：“我看公子衣着华丽，气度不凡，必是官家子弟。”白衣少年并不推脱，应道：“不错，家父在朝为官。”“不知公子高姓？”白衣少年略带迟疑，心中盘算：“爹爹乃当朝相爷，路人皆知，自还是免提为好。”原来此人正是孟府公子孟秋。稍加思索，便道：“我姓邱，不知二位小姐……”

叶洵接过话头，爽声道：“我们姓赵。”孟秋颌首而笑，三人又喝了些酒，方才起身离座。孟秋抢先要会帐，被叶款拦住，笑道：“公子不是怕我们姐妹付不起帐吧？”见孟秋有些不自在，叶款急忙收口，孟秋也就不再争执。

三人出了酒楼，虽是见面不过几个时辰，却觉得十分投缘，一时间分手倒还真有些不舍。叶洵不知怎的；觉得格外难过，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流露出依恋的神情。孟秋一眼望去，也有些呆了。叶款看在眼里，想笑，却又瞬间触动了自己的情绪，一时无语。

孟秋一时回过神来，自觉失态，忙掩饰地问道：“不知二位家住何处？”叶洵望了望姐姐，叶款摇摇头，孟秋见状，不觉有些失望。叶款盈盈一笑，“邱公子，就此别过。”叶洵一脸的不高兴，叶款无奈，一时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孟秋盯着叶洵，问：“三日之后不知二位可否有空来此一饮，我来作东。”

叶洵见他盯着自己，有些羞涩，转过目光投向姐姐，叶款点头道：“公子美意岂有不领之理，三日之后，当在此相聚。”说罢和叶洵转身而去。孟秋望着她们的背影融入人流，若有所失地站在那里，好一会儿才离开。

再说孟秋直到很晚才回家。回到房间，心神不宁，摊开书，又无心读，于是干脆一头倒在床上，双眼直愣愣地瞪着上方。想起白天的事，竟是历历在目。他向来认为琴表妹已是可爱至极，不料今日所见的两姐妹，竟是豪爽英锐、温柔灵慧兼而有之，始知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天下原也有如此女子。细细比较，姐姐初见冷漠，相处一会，又觉平和近人；妹妹初觉鲁莽，再处方知热情细腻。

一时间，眼前晃动着与叶洵动手时的一招一式，酒楼上她的一言一行，告别时的一颦一笑，心头竟是充满了她的影子。孟秋发着呆，忽然想到，只知两位小姐的师承和姓，却连她们的名都